



莳花弄草

阳台种姜趣

文/顾仲源



光阴拾趣

我扎芦花扫帚

那是国庆长假的一天，风和日丽。我在小区附近的新渔港畔散步，看到岸边很多质朴无华的芦苇，已绽放出成群结队的芦花，迎风摇曳，野趣浓郁，似乎在向我招手致意。此情此景引发我一下子想起儿时扎芦花扫帚的往事，心头为之振奋，古稀老夫聊发少年狂，隔了六十多年想重温这门传统手艺，再扎芦花扫帚。

我扎芦花扫帚的传统手艺是外公传授的。外公是一个家族的族长，乡亲们尊称他为“老长辈”。外公古道热肠，乐善好施，乐于助人，是出了名的乡贤达人。每年到了秋冬季节，外公总会忙着去采摘好多芦花，晒干后扎上几十把芦花扫帚，留几把自家使用，其余的送给乡亲们。我年届十岁就当外公的助手，与外公一起扎芦花扫帚。外公看我有兴趣，就教会了我这门传统手艺。以后，我传承外公的家风，年年扎些芦花扫帚，拿出一部分送给亲眷和邻居使用。我还在学校里教会几个同学扎芦花扫帚，一起为学校效力，使学校再也不用花钱去买扫帚，为此得到了学校的嘉奖。扎芦花扫帚，给我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！

已是下午四时光景，我来到芦苇丛中采摘芦花。野外满眼绿色，凉风送爽，使我心旷神怡。我知道，二十多年前，这里还是一条臭水浜，后来经过综合治理，种植芦苇等水生植物来治理，生态大大改观。显然，芦苇在净化污水中功不可没。芦花开花有的早有的晚，采摘芦花时也有讲究，采老的芦花容易脱落，采早的不耐用。所以，我尽可能采摘适合中用的芦花。

芦花经过四五天晒干，我就动手扎芦花扫帚，先用小竹竿制作成70厘米左右长的扫帚柄，在柄的小头锯开一个口子，放进一块15厘米长的竹片，用钉子固定在柄上，使之成为一个十字架。再把芦花扎成一个个小把，扎在竹片上，左右各扎三小把，然后把芦花秆均匀地包裹在竹柄上，从下而上捆扎三道细铁丝，再适当修剪齐正芦花和芦花秆，一把芦花扫帚就这样大功告成了。这次，我扎的是“加强型”的芦花扫帚，又大又重，结实牢靠，实惠耐用，估计好用好多年呢！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种绿色环保的芦花扫帚渐渐淡出人们视线。我这次扎芦花扫帚，既是践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绿色环保理念，又传承承载着人们美好记忆的传统手艺，意义不一般。一种责任感、自豪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朱扬清



的姜，将它放在阳台外花架的里侧，这位置到下午就晒不到太阳了，每天我给它早晚浇上两次水。到三伏最热的那些天，把它搬进屋内“避暑”，倒也给室内增添了几分绿意和一丝清凉。

台风来临，我又将它搬进“避风港”——在封了窗的阳台内安然度过那风雨交加的日子，免得受“拦腰折断”之罪。有

人说植物花卉也是有灵性的。这盆姜，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殷切关怀，国庆节前后气温宜人，每每靠在阳台窗口观赏它，见它在微风中微微颤动，像是在向我招手，又像是在对我点头，我会忍不住扶扶它的枝干、摸摸它的叶子，顺便拔去盆中偷偷长出的不知名的杂草。欣赏着亲手种植挺拔翠绿的它，真是一种享受！

秋天悄悄地走来了，白天不是那么炎热了，阳光金灿灿的。秋分一过，秋意日渐浓郁，盆中下端有老姜叶慢慢变黄了，它仿佛告诉我收获的季节快到了。霜降来临，盆中姜的枯黄叶子从下到上逐渐增多。过了立冬，整盆姜几乎每张叶子都或多或少泛黄了，没泛黄的也失去了以往绿油油的光泽。哦，它向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：成熟了！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我有点紧张，半年多来，它给我带来了赏心悦目的绿意景色外，现在还能带给我什么呢？

小铲子插进盆中往上一撬，吆！手握住枝干连带带根往上提，竟扑鼻而来一阵姜香、手中感觉沉甸甸的！再一看，哇！拔起的几根枝干连在一起的“根”竟是三块弹眼落睛的生姜！抖掉泥土，剪下枝干，把三块生姜放在小秤上，共有200多克分量。

品尝大闸蟹的季节里，用自己种植收获的姜切成姜末配成调料用来啖蟹，另有一番滋味！诚然，这几块姜值不了多少钱，而且论品质也不是上好的，然而这阳台种姜近七个月享受的一段过程、一抹景观、一份心情、一种乐趣乃至一点收获，能用金钱衡量吗？

不妨到了春天你也来试试！

黑白魁梧了几倍，端的是不怒自威。小猫们从没见过这样毛茸茸的庞然大物，全吓傻了。我在近旁瞧着，故意装得无事一样，只想看看黑白的表现。好黑白！只见它顿时发疯般地扑将上去，四脚紧张地撑着地，浑身的毛竖起，脊背弯成一张弓，尾巴也翘得笔直。它一双凌厉的猫眼逼视着狗眼，龇牙咧嘴，并不断发出“呜呜”的示威声。可能那卷毛狗年纪尚小，没经过这阵势，吃了一惊，夹着尾巴就溜。倘若真的厮打起来，黑白危矣！

危机已过，这时我发现，黑白全身瑟瑟发抖，喘着粗气，像虚脱般瘫倒了。惊魂甫定的小猫咪们簇拥到妈妈身边撒娇。它们哪里知道，刚才的那几秒钟里，妈妈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捍卫它们的安全啊！赵全国



家有萌宠

黑白护崽

它是我曾豢养的一只猫，因其毛色黑白相间，故以黑白名之。

黑白很快就从把拖鞋当童床的猫崽长成了大猫，并当上了母亲。若说到它对宝宝的呵护，真的一点也不逊于我们人类。

当小猫都睁开眼晴并能蹒跚行走时，黑白常带着它们在门口晒太阳。黑白安卧在小猫身旁，有人走过，它必定警觉地竖起耳朵，瞪大眼睛，生怕有人欺负猫崽。

那日，一位慈眉善目的邻居阿婆经过门前，见猫崽可爱，便忍不住俯身去抚摸。黑白不知她是善意，见有人竟要对小猫动手动脚，顿时发起飙来，一个虎跳上前，朝老太脚脖子就是“啊呜”一口。所幸是冬

日，她穿着厚袜，不然后果严重了。我训斥黑白不识好心人，又向阿婆道歉。阿婆脾气好，又是个爱猫人，惊魂甫定，宽容地说：“你家黑白是护崽心切呀，也怪我太唐突了！”

其实我早知道：猫妈妈是不允许外人接近其幼崽的，更不许别人触摸它们，只有家人除外。它知道主人对它的孩子没有恶意，更重要的是它不敢得罪自己的“衣食父母”。

还有更惊险的一幕令我难忘。那天一只大型的卷毛狗兴冲冲跑来，见有几只幼猫聚在一起玩，便好奇地探头去嗅它们。看那狗年龄不大，却长得“狗”高马大，比



银色衣橱

条纹衫与“花”袖茄克

那年香港琼姐来探望祖母，送我一件高领针织衫，密织的红、白、棕、灰色条纹不粗不细，色彩柔和，三翻的高领宽大有型，下摆则有细带调节松紧。这件颇时尚的衣衫陪伴我已有30余年。除了稍有点褪色，在岁月的荡涤下，它变得柔软有加，穿在身上已不全是御寒遮体的功能，隐隐还穿戴着温馨与自豪。

当年学院的舞会上，条纹衫配着喇叭裙伴我跳着“快三”满场飞舞；怀孕的时候，条纹衫下罩着肚里的女儿跟我一起跑工地走现场；春暖秋寒，爱它百搭的暖色系，配着毛衣与外套，柔软的翻领省去了围巾。因为喜爱，年轻时代那几年的证件

照里，都有红白灰条纹的影子。到了中年，正要拍签证照，索性穿上它再拍一张，看着系列证照里的自己从青涩到成熟长大又老去也就是一瞬间。

女儿不解她妈妈的心思，说条纹衫一点都不好看。我告知她我们“40后”“50后”甚至“60后”的上海人，大多是从人均住房面积几个平方米的票证年代走来的，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节俭已成一种惯性思维，更何况这有着绵长记忆的衣衫，女儿还是对牛弹琴般的误解。

年轻人服装淘汰得也越来越快。女儿那件浅色小牛皮茄克的两只袖口不小心

被汁水染污，大片水渍像古老地图上的褐色岛屿让人痛心。老妈不舍它被扔进垃圾桶的下场，速去纺织品市场买来两包黄铜的方形、圆形装饰铆钉扣，还买了台打扣机。在袖口水印区域以两种散落的金属铆钉作饰，于是，一件朋克味颇浓的皮茄克焕然一新。

看着这件重生的“花”袖茄克，女儿竖起了大拇指。

秋天的午后，套上红白灰的棉衫翻起衣领走在小区的花园里，踩着梧桐树叶，自拍一张今年的条纹衫照，金桂飘香伴着向晚的年华令人陶醉。

林筱瑾